

文化 | 专栏



★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两个黄袍加身的人

有民主有选票当然最好,无民主无选票的时候,通过相对健康的手段来改变局面,也是改良方式之一。而事实上,首创黄袍加身的人,并非赵匡胤,而是其老上司郭威。

同赵匡胤一样,郭威出身贫寒,自幼从军。他跟随北汉的创立者刘知远南征北战,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刘知远临终时还曾托孤给他。但是年轻的皇帝并不信任郭威,反而听信别人的怂恿,趁郭威在外征战时杀了其全家几十口人,并下诏诛杀郭威。消息传到郭威那里,立刻带兵回到开封“清君侧”,迅速稳定了局面。此时,郭威已有取后汉而代之的想法,但一直顾虑重重。接下来,临时主持朝政的李太后命令郭威去北方抵御契丹。

公元950年12月,郭威的部队行进到黄河边上的澶州,新皇帝派人来慰问。兵士们非常不安,“我辈陷京师,个个负罪,若刘氏复立,

则无种矣。”我们曾经攻陷了都城开封,都是罪人啊,如今新皇帝还姓刘,等他站稳了脚跟,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?一不做二不休,反了吧。于是大家撕下黄色的旗子披在郭威身上,“逼”他当了皇帝。郭威半推半就,宣布自立。回到开封后他又搞了个正式的仪式,是为后周。

郭威很快去世,传位给内侄柴荣。柴荣也是短命鬼,39岁便染病身亡。不过,唐宋五代十国军阀混战时的颠沛与嗜血传统,到了郭威这里开始有所改变,主政者稍微有了点恻隐之心。自然,这也影响到其手下将领赵匡胤。赵匡胤当年是黄袍加身的参与者,深得要领。十年之后,他有样学样,导演了第二幕黄袍加身。

可惜的是,赵匡胤不愿意把黄袍加身的故事沿袭下去,杯酒释兵权,把石守信等大将送回故乡安养。由此可见,规则若寄托于个人而非制度,它又是多么脆弱。



★任中玉专栏 灯下漫笔

赵定排桥的月色

不是我不明白,这世界变化快。我们所处的,正是这样一个时代。许许多多的事物,潮水一般涌来,你来不及分辨,它已转瞬即逝。留给你的太多的不明白。比如城市高楼越建越多,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买不起房?道路越修越宽,为什么还那么拥堵?菜价都这么高了,菜农还那么贫穷?反腐的力度这么大了,贪官还层出不穷?每时每刻都在忙碌,忙了些什么却很盲目。就这样应接不暇,来不及深思。囿于吞枣,浮光掠影,久而久之,习以为常了。什么时候能不被这忙碌而又盲目的日子挟裹,向远方眺望一下,或者静下来沉思一下呢?

中秋,就是这样一个节日,虽然,我们眺望的目光时常为高楼阻隔,但总有一个地方,你能望见月亮。比如赵定排桥。

晚饭过后,我们迎着月光,向东走去,不知不觉,走到了一座新修的小桥上,只见标牌上,赫然写着:“人民赵定桥”,这多少令我感到

有些滑稽,除了报纸,电视,“人民”这个词汇,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了。这年头,关心人民收入的,只有税务局了,和人民打成一片的,就剩下城管了。还是直接叫赵定排桥吧,免得把人民宠坏了。

这个城市的东区,十年前还是庄稼地,如今也已高楼林立了,但人烟尚稀少,像桥下的水一样,断断续续。河的两岸有几处竹林,和不知名的景观树。

抬头望月,此时,月亮已恢复了往日的模样,天空中,没有一丝云彩,也没有一颗星,使人不禁有些索然,城市的霓虹灯太亮了,我看不到真正的暗夜,有多久了?这令我惦念起我的老家,老家的暗夜,暗夜里的煤油灯光,透着油灯光亮的东窗,映在东窗上的母亲的模样……可如今,就算我回到了老家,这一切也看不到了!

我的目光,已经无法看见那些消失了的人和岁月,我的目光,只能把今夜的月亮眺望……



★八月天专栏 乡村记忆

我是公社小社员

上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初出生的农家子弟,只要上过几天学,没几个人不会唱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这首歌的。从刚入学的娃娃,到朝气蓬勃的中学生,或在校园,或在田野,一起高唱:“我是公社小社员来,手拿小镰刀呀,身背小竹篮来,放学以后去劳动,割草积肥拾麦穗……”那情景,犹如昨日。

那个年代,农家孩子从七八岁开始就参加生产劳动。农忙时节,从小学到中学,都要支援农业生产,一年要放两次农忙假:一次麦假,半个月;一次秋假,四十天。学校会与附近的大队(村)生产队结成友好关系,组织学生去固定的大队参加劳动。学生们排着队,在老师的带领下,唱着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,开赴生产一线。学生们能干的活计,夏收时有拾麦、拔草、摘

红花等,秋收季节有掰玉米棒、摘棉花、出红薯等。

学生参加集体劳动,是不计工分的。被支援的生产队,会为学生们在地头挑来两桶白开水或绿豆汤,再备几个白瓷碗,麦季还会发点仁丹、保喉片防暑。

除了集体劳动,学生还可以趁星期天或假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——这当然要能干活的大龄学生。一个青壮男劳力,干早晨、上午、下午三晌,可以挣十分,即“工”。“工”的价值,好的生产队有四五毛钱,差的生产队低到两毛以内。工分标准是生产队全体社员评出来的。大家聚在一起,队长主持,对全生产队的每个劳力根据劳动表现进行评比,最后确定该人的标准。青壮男劳力,一般是

十分,干得特别好的,会达到十二分,干得不好的,也有九分、八分的;妇女一般都是八分,个别的才能到十分;学生娃呢,大概分两种情况,十多岁的小学生能挣五分或六分,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可以挣到七分或八分。

我父亲是公职人员,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小,家里全靠母亲一个人挣工分,年年都“买工”(生产队按人口分配的粮食与全年出工的总分值相对应,工分不够的家庭要另外拿钱买)。我十岁开始挣工分,在全队劳力中年龄最小,加上体质差,工分标准也是最低的五分。像我这样的“娃娃劳力”,我们生产队有五六个,安排的农活也都比较轻松,积肥,锄地,撒粪。我们年龄虽小,却都干得像模像样,也算名副其实的小社员了。



★彭来歌专栏 有医说医

治巫除疫

“疫”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字眼儿,《说文解字》中如是解释:“疫,民皆疾也。”用通俗一点的话说,“疫”就是急性传染性疾病:霍乱、SARS、禽流感、疯牛病,等等,皆属此类。

在古代,大疫之年,往往哀鸿遍野,民不聊生。由于人力对疾病的无可奈何,疫病之时,迷信也就很容易盛行起来。洪迈《夷坚志》中记述的一个大疫之时治巫除疫的故事,即便是今日看来,仍有不小的借鉴意义。

有一个叫陈俞的年轻人,进京赶考,却名落孙山,回家的路上,顺便去探望自己远嫁在外的长姐。没料到姐姐家正罹患瘟疫,一家人闭门不出,守在家里静待命运的安排。陈俞想要进去看看,姐姐不从,害怕将病传染给弟弟。陈俞使尽全身力气推开门,这才进得院来,竟然发

现院子里还供奉着神像,香火鼎盛。详问之下,才知道这是巫师所设。陈俞对大姐说,疫病之时,通风是必须的,为什么还要塞门闭户呢?随后,他立即取出随身所带的苏合香丸几十颗,烧成一大锅汤,自己先喝一杯,然后给姐姐一家老小每人盛一杯,然后把剩下的药汤洒遍屋里屋外,撤掉巫师的法器,静等巫师上门。巫师进来后,正要斥责这家人不听安排,惹祸上身,却被陈俞带着仆人绑了个结结实实。巫师刚开始还不老实,陈俞威胁要将他送到官府,巫师这才软下来,甘愿受罚。陈俞带人抽了巫师三十鞭子,才放他归去。周围邻居非常恐惧,害怕神灵报复,甚至一起来指责陈俞,陈俞却笑而不答。直到两三天后,姐姐一家人全都好了起来,周围的邻居们这才松了一口气……

面对疫病,人的健康遭受到

严重的威胁,甚至生命都有可能失去,恐慌是在所难免的,然而,即便是恐慌之时,我们也不能“病急乱投医”,尤其是不能轻信迷信,依靠所谓的“神灵”相助来摆脱疾病。迷信,让人破财尚且是小事,更严重的事情是会延误病情,使小病拖成大病,大病拖成危病,甚至因之丧命也是常有的事儿。

陈俞除疫的方法,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,仍有很多可取之处。开窗通风,是日常保健的必要之道,更是驱散病毒的最好办法。内服汤药,既能杀死病菌,又能增强自身的免疫力。药汤洒遍房屋内外,则能有效消除空气中的病毒。所用的苏合香丸,则是用苏合香油、丁香、朱砂、木香、白檀香、熏陆香、龙脑、麝香等配制的一种药丸,主治风寒感冒、霍乱、吐泻、痢疾等,时至今日,苏合香丸仍是一味令人称道的好药。



★暗香专栏 尘埃烟火

等待的传奇

1925年,一艘从上海开往英国的轮船上,25岁的张茂渊邂逅了李开弟。

船舶的颠簸令张茂渊呕吐不止,李开弟很体贴地为她拿来毛巾,送去茶水。那杯茶,将一颗少女的心扉浸泡得舒枝展叶,一双才子佳人就此暗生情愫。为表达爱意,李开弟送给张茂渊一方红色的披肩。

李开弟是个热血爱国青年,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,当他了解到张茂渊的外祖父竟然是李鸿章,父亲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后,毫不犹豫和张茂渊做了切割,并很快转身,以另一场婚姻折了这枝绽放不久的玫瑰。

拿着请柬,张茂渊落落大方地出席了李开弟的婚礼,并坚定地告诉他:今生得不到你,我来生!

人前的坚强,是用人后的眼泪堆积起来的。从此,张茂渊陷入了“从此无心爱良夜,任它明月下西楼”的意境里。疏影横斜,独尝寂寞。当李开弟了解到张茂渊并非金丝雀,而是独立坚强的新女性后,只得感叹造化弄人。

解放后李开弟夫妇回到了上海,他们和张茂渊之间的友谊仍是一棵常青藤,枝繁叶茂。

“文革”期间,年过古稀的李开弟被打成反革命,每天天不亮就得在窄窄的里弄里打扫卫生。张茂渊作为封建官宦家的娇小姐,日子也异常艰难,但她仍踩着七七八八短的目光,带些吃的用的给李开弟夫妇送去。还常跑到他干活的地方,用她那双弹钢琴的手帮他打扫卫生。

夜深人静时,头发斑白的张茂渊常独坐灯下,捧着那块淡红色的披肩,摸着、看着,贴在脸上,眼里闪着泪花。曾几何时,她曾幻想这块披肩能变成蒙在头上的大红盖头。

张爱玲曾不止一次提起过“姑妈一直珍藏着一块红色的披

肩,如珠如宝,外人是动不得的。”可见,这块披肩在张茂渊心中早已被变成胸口的胭脂痣了。

“文革”后,李开弟的妻子重病住院,张茂渊一直悉心照顾左右。李妻深为感动,临终前恳求张茂渊能和李开弟结成连理。

在李妻的再三请求下,张茂渊含泪答应了。

征得儿子的同意后,李开弟正式向张茂渊求婚。远在美国的张爱玲也给姑姑回信祝贺。两位老人终于喜结连理。

灯光下,张茂渊颤抖着手取出那块红色的披肩,李开弟含泪为她披上。虽然它已被岁月洗去了霞光,但在他们心中,它是永久弥新的。已是耄耋之年的新郎和新娘,终于再续珍存了半个世纪的姻缘。他们等待的太久,熬干了心血才换来暮年花开。

夕阳无限好,哪怕近黄昏。上帝给了两个相爱的人12年的相依,这对于“今生等不到等来生”的张茂渊来说,也算是莫大的幸福吧。

她的一生,是一段等待的传奇。

GREE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

1赫兹 好变频

核心科技 就在格力

格力变频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

格力i系列、U系列、睡梦宝-II变频空调,2年免费包换

国家科技 进步奖

格力1赫兹,好变频

搜索

好空调·格力造

www.gree.com